

你的青春要在哪里度过?

放弃大都市的10个理由: 二线城市更有归属感

放弃北上广的N个理由

你属哪座城? 你的青春要在哪里度过? 大都市闪闪发光, 机会多, 压力大, 不一定为你而备。

你在大都市奋斗, 突围。你怀抱梦想而来, 陷于庸常之中。你成为蚁族, 成为房奴而不得。你在职场劳心劳力, 有工作, 却没有生活。你与疾病、坏感情、高房价狭路相逢。你时常迷失自我。你与自己期许的生活, 很远。

要生活, 还是要大都市? 其实你可以有多项选择的。中国二线城市的活力, 藏于185个超过50万人口的中国城市中。

一线城市是现货, 二线城市是期货; 一线城市有优越感, 二线城市有归属感; 一线城市胜在GDP, 二线城市胜在CPI; 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 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 一线城市是“飘之城”, 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

世界这么大, 心安即是家。“给我生活, 地方随便”。

有人离开是人性 和城市的双赢

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你——这个你有一辆最新款的私家车, 不担心堵车也不担心停车; 这个你房子阳台朝南, 不担心房价也不考虑买第二套; 这个你不是文艺青年, 不喝瓶装水, 按时吃饭, 周末陪伴父母, 从不租赁任何东西, 不搞异地恋。这个你是慢生活的信徒, 达到的是“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境界。

可惜这个你, 与现实背道而驰——你长达10年的青春租住在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每天用2小时通勤, 一年未回家看望父母, 只有泛泛之交没有知己, 把互联网当作你的精神慰藉。你习惯性对城市抱怨, 每天忙于在上班时间偷菜, 你坚信自己不过在等待机会, 直至青春用完, 才惊觉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一切从你选择留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开始。社会学家郑也夫说人生不外乎在追求三种状态: 舒服、刺激、牛B。其实也是一道城市选择题: 曾因年轻的你, 爱冒险胜过爱安逸, 爱牛B胜过爱舒服, 自愿进入人生最诱人、生存逻辑又最残酷的一线城市。这是一笔风险投资: 100个梦想家踏入人才济济的这个江湖, 总有99个发现“牛B”不过是一场泡沫。

“逃离北上广”代表后悔者成为社会流行语。白领返乡潮与民工返乡潮同时发生, 你突然发现白领和民工原来是同一回事。房价被视为罪魁祸首, 北京的出租屋有胶囊公寓, 深圳的“出租屋”有住人集装箱——当住在集装

箱里的蚁族不是小说而是现实, 这个社会就有了一种荒诞的喜悦。

作为工作狂, 你突然明白, 为了事业的前途, 抛弃生活的前途并无价值, 你需要的不仅是经历的成长和工资的成长, 还有生活的成长; 作为梦想家, 你突然明白, 到二线城市去不一定是失败者, 也可能是独具慧眼的野心家。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线城市, 正如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二线城市。重拾你的生活, 需要的不是逃离北上广的悲情, 而是深思熟虑的放弃——一线城市不会因失败者的离开而受损, 你终须明白, 放弃北上广只是你的个人选择, 不仅在让选择让生活出现一个拐点, 还在选择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机会, 选择一个最适合下一代的城市出身。

在诸多理由之中, 唯独将“逃离”视为悲剧是错误的表述——有人离开, 是人性 and 城市的双赢。有的人不该止步于大城市, 退一步生活就海阔天空; 有的城不该成为大城市, 因为全世界最快乐、最幸福的城市, 往往不是大城市。

对你而言, 你内心产生的纠结与选择, 形成了10个转身离开的原因——这个过程, 对一个人而言是寻找自我的过程; 对你即将离开或即将前往的那一座城市而言, 是建立个性、寻找人性的过程。

一线城市是江湖, 二线城市是道场

北京举办过奥运、上海正在世博、广州马上迎来亚运, 北上广与世界同步, 你却因未能与它们同步而痛苦。北上广靠高房价获取红利、靠户口高门槛集聚精英, 靠高物价挤出流动人口, 强者云集又暗藏经济危机、情感危机、人际危机, 是冷峻江湖; 二线城市往往靠宜居突围, 陆续决出人性化生活的单项冠军: 昆明以气候闻名, 天天是春天; 长沙以快乐闻名, 以夜场、超女与芒果台形成吸引力; 成都以安逸闻名, 赏一次桃花动不动就10万人同住——在物欲时代, 一线城市对你而言是主战场; 当成功成为一种毒药, 二线城市则是你寻找自我救赎的心灵道场。

一线城市是现货, 二线城市是期货

全球化品牌早已抢滩二线城市, 网络世界消灭了信息不对称, 都市圈让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成为生活共同体, 地方传媒开始意识觉醒, 地产巨头已将目光移到二线城市——到一线去争的是空间, 到二线去争的是时间。挑好一个正值上升期的二线城市, 考验的是着眼未

来的视野和以时间换空间的大智慧。要在工作中与生活中寻找中庸之道, 就去找你内心的“1.5线城市”, 毕竟它们能在你有生之年变成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拼的是智商, 二线城市拼的是情商

普遍的一个观点是: 一线城市机会多又相对公平, 二线城市潜规则多又讲人际关系。但不要忽略, 一线城市的机会可能是虚假机会, 公平可能是虚假公平——你以为到了北京更容易名扬四海, 其实只是名扬小圈子; 你自以为拥有上海的高薪水, 一年所余依旧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所有城市皆有潜规则, 整个中国都是熟人社会, 但没有一个城市的所有机会能被同时屏蔽。不妨反过来看, 一线城市在拼智商, 二线城市在拼情商。问题只剩下一个, 就是你的情商是否高于智商。

一线城市有文化, 二线城市有闲情

《广告大观》的调查证实过这一结论: 在一线城市, 75%的人傍晚6点至8点吃晚饭; 在二三线城市, 70%的人下午5点至7点去晚餐。一线城市有白领文化, 但白领没有太多时间去享受——如果你每天花费2小时在交通上, 1年算下来要用去30天; 二线城市没有艺术影院和话剧小剧场, 唯独有很多吃饭比你早、睡觉比你晚的闲情逸致。

一线城市有优越感, 二线城市有归属感

城市是一种出身。河北燕郊小区外竖着偌大广告牌: “没有户口, 怎么上好学校!” 购买房子的人祈祷的是燕郊纳入北京, 从此有个北京户口。北上广的户口人人都矜贵, 所以早针对你设下城市门槛——你说你属于这座大城市, 却没有这座城市的户口; 你说你拥有这座城市的房子, 其实距离市中心20公里; 你说你在这个城市创造了人生价值, 其实存款还不如二线城市的公务员。收紧的一线城市能给予你优越感, 宽松的二线城市却能创造属于你的归属感。

一线城市胜在GDP, 二线城市胜在CPI

普遍的困惑是: 为什么选择一线城市的

人, 拿着一线薪水, 却沦落为流社会? 为什么选择二线城市的人, 拿着二线薪水, 却获得一线的生活品味? 新发布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发现, 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 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 一线城市“伪幸福”的人最多——皆因一线城市用金钱计算GDP, 二线城市用幸福计算CPI——有白领去到二线城市, 发觉收入少了一半, 积蓄多了一倍; 城市营销专家王志纲举过一个例子, 在上海要1万块钱买到的幸福, 在成都3000元就够了。

一线城市让人见世面, 二线城市让人拓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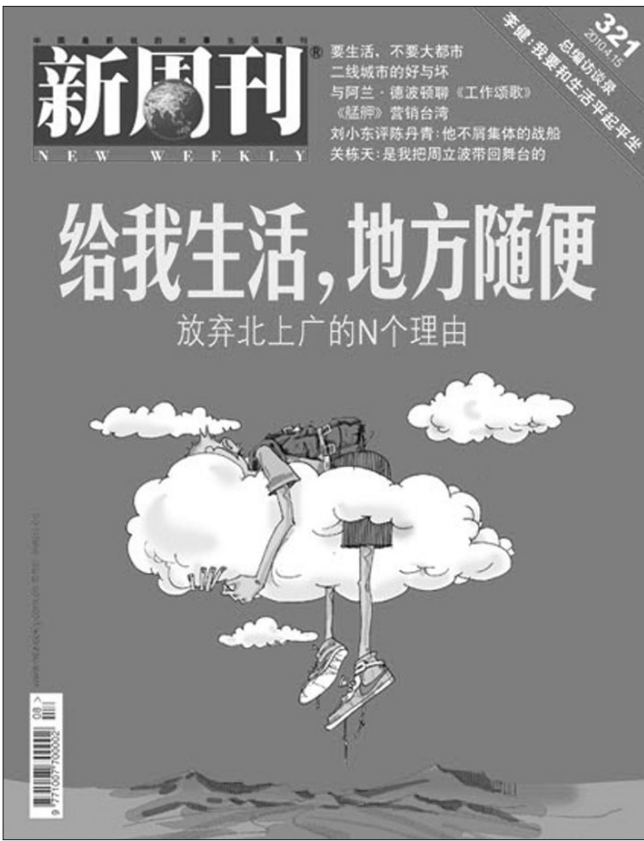
作家萧乾说: “人生就是一次不带地图的旅行。”在《一生要去的中国100个地方》书中描述了100个地点, 一般中国人永远没法去完全。到过一线城市见过世面, 到过二线城市去开拓视野的人, 有机会成为真正懂中国的人——他在中国城市的细微处, 发现中国城市原来并未千城一面, 市井处隐藏的是中国的多元化。

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 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

为什么一线城市那么多文艺青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简单回答过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为了和其他人在一起, 为什么要支付曼哈顿或者芝加哥闹市的高昂房租呢?” 小众者在故乡或是异类, 但一到一线城市, 最好是北京, 总能找到志趣相投者; 但若你是拥有平常心的生活家, 反而适合留在二线, 因为它的节奏往往与慢生活能够合拍。

一线城市适合青春的前5年, 二线城市适合青春的最后5年

青春的轨迹你我大概相似——也许最理想的状态是, 满怀激情的时候前往一线城市建功立业, 在疲惫之际降落二线城市。“职业候



鸟”前往二线城市已成趋势, 二线城市不再是败者复活的圣地, 同样是机会之城——过去, 出生地决定了个人命运; 今日, 城市迁移只是人生一个小转折, 与成败无关, 与前途无关, 与国家选择扶持哪个地方富裕也无关。

一线城市是“飘之城”, 二线城市是“一生之城”

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常常有一个差别: 它在30分钟的交通半径内, 总可找到你满足一生衣食住行的所有需要。北上广是分裂的, 甚至可说它们由几个城市组成——候鸟族只属于行政概念的“北上广”, 他们住在远郊市中心的地方, 抱怨城市未真心接纳, 生活方式偏偏与一线城市的传统精神格格不入。飘一代是最理想主义的一代, 也是幸福感最微弱的一代——他们的房子、车子、家具、手袋甚至男友都可靠租房而来, 他们想找不到的, 永远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固定地址。

据《新周刊》

新闻时评

立身于一个灾害频仍的年代

江河之源, 名山之宗, 耗牛之地, 歌舞之乡……2010年4月14日7时49分,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

事实上, 汶川大地震以来, 我们已经一次次面临这种内心的焦虑和情感的煎熬。全球范围内, 大地震接连发生。在中国, 北方暴雪和西南大旱几乎接踵而至。谁都期待安乐与祥和, 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全部。生活要保有理想, 却不能以理想的状态来设计社会的出路, 否则我们在灾害面前只能更加混乱和脆弱。

电影《2012》所展示的恐怖的人类末日场景, 你可以认为它经过了夸张因而荒诞不经, 但你却无从否定它的警示价值。从中期和短期来看, 我们无从决定自然灾害的发生, 但我们可以努力避免它成为人类的灾难。一切行动都可以浓缩为一句中国古语, “凡事预则立, 不预则废”。

在汶川大地震中, 我们失去了数以万计的同胞。我们希望生命换取的教训能够刻骨铭心, 防震减灾不仅作为一个词汇, 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意识, 一种能力和一套机制。玉树地震中的种种细节表明, 这种预防的意识、能力和机制并没有完美地呈现出来。我们常说灾难来得猝不及防, 但玉树地震却给出了一个并不短暂的“提前量”。在7.1级地震之前两个小时, 还曾发生过一次4.7级地震。这次预警甚至惊醒了一位玉树当地网友, 他在百度贴吧留言询问“是不是地震了?” 然而更多的人, 特别是职能部门忽略了这样一个提醒, 直到7.1级地震的发生。

宏观来看, 预报的有无或准确与否, 并不是保证我们免于地震灾难的全部指望。在预报之外尚有防御与救援, 公正地说, 汶川大地震已经让世界见证过一次中国在灾害救援方面的强大能力。此次玉树地震发生后, 各路专业救援队伍和志愿者正在日夜兼程奔赴灾区。

对地震灾害的防御, 可以分为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工程性措施简单地说, 就是建筑抗震与否的问题。在汶川大地震之后, 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建筑都进行了质量方面的查漏补缺, 这里没有理由再一次成为伤心之地。非工程性措施, 主要是指提高民众避险能力的应急演练方面的行动。在汶川大地震中, 有一所学校创造了师生无一伤亡的奇迹, 其经验就是平常坚持应急演练。如今, 这样的宝贵经验是否得到了推广, 每个人靠自己的生活体验也不难判断。

转眼就是汶川大地震两周年, 玉树地震提前让整个中国重返悲痛记忆。斯时我们曾谈及遗忘的问题, 今天我们应该已经知道, 遗忘的确比记忆更为顽强。今天, 我们再一次祝愿地震灾区的同胞平安, 再一次呼吁大家尽己所能向受难之地施以援手。除此之外, 我们更期待所有人都来盘点我们的记忆, 在不甘遗忘中找到我们立身于一个多灾年代的平常规律。东飞



“不便表态”比房价疯涨更可怕

上周末, 杭州楼市上演了最“疯狂的周末”。某二手房时隔4个小时房价上涨15万元, 而且还需要排队买房。记者就此采访了杭州市房管局, 该局一负责人表示: “房产市场属于市场自由调控范畴, 作为职能部门不便就此事发表意见, 你们还是联系物价部门吧。”(4月14日中国新闻网)

楼盘4小时涨15万元, 这是怎样一种疯狂? 让人感到错愕的是, 房管局竟称不便就此事发表意见, 你们还是联系物价部门吧。

多方驰援玉树 唯望生命坚强

14日7时49分, 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造成数百人死亡, 上万人受伤, 预计伤亡人数还会增加。当地军民开展自救, 青海周边省份、国家及军队的救援力量或进入灾区或紧急待命。

玉树离西宁800多公里, 主要依靠公路运输。从第一架救援飞机降落灾区看, 机场未受到致命打击, 这是好消息。随着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的成立, 各种救援力量可以协调提高效率。不过, 由于玉树海拔高、风大气温低, 住户分散等原因, 也会给救援带来困难。目前最重要的是保证更多救援人员进入灾区, 迅速铺开, 同时确保救援的秩序, 因为时间正在一秒秒流逝。

玉树县政府向外界表示, 最缺乏的是大型挖掘工具, 震区急需帐篷和毛毯被褥等防寒物品。另外, 医生不足, 医疗器械、骨折的药品亟待大批援助。希望在经过地震初期的混乱后, 人力、物力和医疗力量能快速提升。救人的黄金72小时不容分秒耽搁。

读者看到报纸时, 全国各地的各路救援大军正争分夺秒奔赴灾区, 有的已到达开展了有效地救援。被掩埋在建筑废墟下的幸存者有的已被救起, 有的正在被救。西宁和玉树的临时航线已经开通, 只要更多的救援人员和装备到位, 组织有序得力, 布置周全, 想必可以救出更多的幸存者。黄金72小时的救人成效, 是巨大挑战。

便发表意见, 将责任全然推至物价部门。那么, 房价疯涨到底谁该管? 物价部门自是责无旁贷, 但房管局同样不可袖手旁观。

同样是房价疯涨, 同样的房管部门为何表态却迥然不同呢? 笔者在南京市房管局网站上发现, 该局新推出了六条举措, 重点整治捂盘惜售、囤积房源等违法违规行为。反观杭州市房管局的“不便表态”, 不免让人陡增疑虑。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不便表态”, 是无能为力、有心无力, 抑或是利益博弈? 任由房价交给市场自由调节, 楼市带来的后果必将是泡沫越来越大, 这点常识房管局不可能不具备。面对房价疯涨, 房管局果真束手无策吗? 就算不能彻底根治, 一句“加强监管”之类的表态还是该有的, 而不是以所谓的“不便表态”, 搪塞记者的追问。

现在想来, 疯狂的楼市固然可怕, 但比之更可怕的是房管部门的“不便表态”。房管局这只有形之手, 在关键和危险的时刻, 没有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 反而是坐视不理, 那还要房管局作甚?

疯狂的楼市应有房管部门理性的决策跟进, 才能使楼市逐步回归理性。在房价疯涨的大环境之下, 房管局是否理性的, 的确是决定楼市是否疯狂的关键所在。

黄香

文强和张君何以“殊途同归”

前日下午, 重庆五中院对文强案进行一审宣判。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因犯受贿罪,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强奸罪, 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不知站在被告席的文强是否还会想起, 10年前张君说给他的那句话, “你有一天也会和我一样, 如果你挡不住诱惑, 你也会走上我这条路。”这句话是文强当年主动说给媒体的。而自文强落马之后, 这段“谏语”又屡屡被媒体引用。

张君和文强曾经的身份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然而, 最终两个人的命运却又“殊途同归”, 这恐怕并非巧合。从当年的媒体报道来看, 张君的堕落之路, 固然有其个人原因, 然而, 社会管理的松弛却为他的“反向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张君搞到枪很容易, 甚至通过熟人从正规厂家买到枪支, 而且还有发票。张君在“成长”过程中, 一再享受着这种“宽松的犯罪环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宽松的犯罪环境”同样适用于身为警察的文强。当年, 文强“踩着张君的枪”迈进重庆警界的权力中心。那个无法有效约束张君的“环境”, 同样又在文强身上起作用了。

张君对枪非常迷恋, 因为这让他感受到了力量。文强迷恋的并非物质性对象, 而是权力。我们既没有管好张君手中的枪, 也没有管好文强手中的权力, 从而, 让它们都成为破坏性的力量。

张君或许是在被审讯的过程中, 意识到了文强个人的一些问题。只是, 他认为, 文强是否会和他一样, 取决于他能否抵挡住诱惑。这等于说关键要看, 文强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 而不是外界对权力的约束。或许, 在张君看来, 文强手中的权力和他手中的枪并没有什么区别, 如何使用关键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 它们同样都是不受外界控制与约束的。这恰恰正是张君和文强的命运最为高度一致的地方。张君和文强除了身份不同, 存在的背景如一。

如今, 文强已经被判死刑。只是, 不知道, 文强又有什么被囚感言, 但愿, 未来不会有人再来感慨文强。

老杨